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三百九十七至四百二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龔敬身

謄錄監生臣范鳴謙

宋史卷三百九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六

徐誼　吳獵　項安世　薛叔似

劉甲　楊輔　劉光祖

徐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溫州人乾道八年進士累官太常丞孝宗臨御久事皆上決執政惟奉旨而行羣下多

恐懼顧望誼諫曰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
與共功名乎及論樂制誼對以宫亂則荒其君驕商亂
則陂其臣壞上遽改容曰卿可謂不以官自惰矣知徽
州陛辭屬光宗初授禪誼奏三代聖王有至誠而無權
術至誠不息則可以達天德矣至郡歙縣有妻殺夫繫
獄以五歲女為證誼疑曰婦人能一掌致人死乎緩之
未覆也會郡究實稅于庭死者父母及弟在焉乃言我
子欠租久繫饑而大呌役者批之墮水死矣然後寃者

得釋吏皆坐罪閩郡以為神移提舉浙西常平守右司郎中遷左司孝宗疾浸棘上久稽定省誼入諫退告宰相曰上慰納從容然目瞪不瞬意思恍惚真疾也宜禱祠郊廟進皇子嘉王參决丞相留正不克用孝宗崩上不能喪祭奠有祝有司不敢攝百官皆未成服誼與少保吳琚議請太皇太后臨朝扶嘉王代祭及將禫正憂懼仆于殿庭而去誼以書譙趙汝愚曰自古人臣為忠則忠為姦則姦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内雖心

惕外欲坐觀非雜之謂歟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汝愚問策安出誼曰此大事非憲聖太后命不可而知閤門事韓侂胄憲聖之戚也同里蔡必勝與侂胄同在閤門可因以勝招之侂胄至汝愚以内禪議遣侂胄請于憲聖侂胄因内侍張宗尹關禮達汝愚意憲聖許之寧宗即位誼遷檢正中書門下諸房公事兼權刑部侍郎進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侂胄恃功以賞薄浸觖望誼告汝愚曰異時必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雅器

誼除授建明多咨訪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怨者始衆
嘗勸汝愚早退汝愚亦自請名在屬籍不宜久司揆事
願因阜陵訖事以去寧宗已許之侂胄出入禁中無度
誼密啟汝愚無計防之乃直面諷侂胄侂胄疑將排已
首謁誼退束裝與誼還謁留之通殷勤誼不往吏部侍
郎彭龜年論侂胄罪狀侂胄疑汝愚誼知其情益怨恨
以御史劉德秀胡紘疏誼責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
置移袁州又移婺州久之許自便復官提舉崇道觀起

守江州加集英殿修撰升寶謨閣待制移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初金攻廬楚不下留兵綴濠州以待和時時鈔掠與宋師遇殺傷相當淮人大驚復逆流江南在建康者以數十萬計誼晝夜拊循益嚴備禦請專捍敵勿從中御朝廷懼生事移知隆興府以卒誼嘗與紹興老將接於行陣之法分數奇正皆有指授自為圖式後謚忠文

吳獵字德夫潭州醴陵人登進士第初主潯州平南簿

時張栻經略廣西檄攝靜江府教授劉焞代栻栻以獵薦辟本司準備差遣盜李接起陷容雷髙化貴欝林等州獵請賞勞誅罪焞于是錄欝林功誅南流縣尉欝林廵檢人人驚厲爭死鬬不踰時盜悉就擒尉宰相王淮甥也獵坐降官久之知常州無錫縣用陳傅良薦召試守正字光宗以疾久不覲重華宫獵上疏曰今慈福有八十之大母重華有垂白之二親陛下宜于此時問安上壽恪共子職辭甚切又白宰相留正乞召朱熹楊萬

里時陳傅良以言過宫事不行求去獵責之曰今安危之機判然可見未聞有牽裾折檻之士公不於此時有所奮發為士大夫倡第潔身而去于國奚益傅良為改容謝之寧宗即位遷校書郎除監察御史上趣脩大内將移御獵言壽皇破漢魏以來之薄俗服高宗三年之喪陛下萬一輕去喪次將無以慰在天之靈又言陛下即位未見上皇宜篤厲精誠以俟上皇和豫而祗見焉會偽學禁興獵言陛下臨御未數月今日出一紙去宰

相明日出一紙去諫臣昨又聞侍講朱熹遽以御札畀祠中外惶駭謂事不出于中書是謂亂政獵既駁史浩謚又請以張浚配享阜陵曰艱難以來首倡大義不以成敗利鈍異其心精忠茂烈貫日月動天地未有過於張浚也孝宗皇帝規恢之志一飯不忘歷考相臣終始此念足以上配孝宗在天之意亦惟浚一人耳議皆不合出為江西轉運判官尋劾罷久之黨禁弛起為廣西轉運判官除户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韓

佐胄議開邊猾貽書當路請號召義士以保邊場刺子弟以補軍實增棗陽信陽之戍以備衝突分屯陽羅五關以扞武昌杜越境誘竊以謹邊隙選試良家子以衛府庫且謂金人懲紹興末年之敗今其來必出荆襄踰湖乃輸湖南米于襄陽凡五十萬石又以湖北漕司和糴米三十萬石分輸荆郢安信四郡蓄銀帛百萬計以備進討拔董逵孟宗政柴發等分列要郡厥後皆為名將召除秘書少監首陳邊事乞增光郢江黄四郡戍屬

江陵告饑除秘閣修撰主管荆湖北路安撫司公事知
江陵府陛辭請出大農十萬緡以振饑者道武昌遣人
招商分糴至郡減價發糶米價為平獵計金攻襄陽則
荆為重鎮乃修成高氏三海築金鸞内湖通濟保安四
匱達于上海而注之中海拱辰長林槃山棗林四匱達
于下海分高沙東獎之流由寸金提外歷南紀楚望諸
門東匯沙市為南海又于赤湖城西南遏走馬湖熨斗
陂之水西北寘李公匱水勢四合可限戎馬金人圍襄

陽德安游騎廹竟陵朝廷命獵節制本路兵馬獵遣張榮將兵援竟陵又招神馬陂潰卒得萬人分授襄陽德安加寶謨閣待制京湖宣撫使時金人再犯竟陵張榮死之襄陽德安俱急吳曦俄反于蜀警報至獵請魏了翁攝參議官訪以西事募死士入竟陵命其將王宗廉死守調大軍及忠義保捷分道夾擊金人遂去又督董逵等援德安董世雄孟宗政等解襄陽之圍西事方殷獵為討叛計請于朝以王大才彭輅任西事仍分兵抗

均房諸隘漕粟歸峽以待王師及曦誅除刑部侍郎充
四川宣諭使朝廷命旌别淑慝以敷文閣學士四川安
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嘉定六年召還卒家無餘資蜀
人思其政畫像祠之䕫初從張栻學乾道初朱熹會栻
于潭䕫又親炙湖湘之學一出于正䕫實表率之有畏
齋文集奏議六十卷謚文定
項安世字平父其先括蒼人後家江陵淳熙二年進士
召試除祕書正字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安世上書言

陛下仁足以覆天下而不能施愛于庭闈之間量足以容羣臣而不能忍于父子之際以一身寄于六軍萬姓之上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願陛下自入思慮父子之情終無可斷之理愛敬之念必有油然之時聖心一回何用擇日早往則謂之省暮往則謂之定即日就駕旋乾轉坤在返掌間爾疏入不報安世遺宰相留正書求去尋遷校書郎寧宗即位詔求言安世應詔言管夷吾治齊諸葛亮治蜀立國之本不過曰量地以制賦量賦以

制用而已陛下試披輿地圖今郡縣之數比祖宗時孰
為多少比秦漢隋唐時孰為多少陛下必自知其狹且
少矣試命版曹具一歲賦入之數祖宗盛時東南之賦
入幾何建炎紹興以來至乾道淳熙其所增取幾何陛
下試命内外羣臣有司具一歲之用人主供奉好賜之
費幾何御前工役器械之費幾何嬪嫱宦寺廩給之費
幾何户部四總領養兵之費幾何州縣公使迎送請給
之費幾何陛下必自知其為侈且濫矣用不量賦而至

于侈且濫内外上下之積不得而不空天地山川之藏不得而不竭非忍痛耐謗一舉而更張之未知其所以終也今天下之費最重而當省者兵也能用土兵則兵可省能用屯兵則兵可省其次莫如宫掖兵以待敵國常畏而不敢省故省兵難宫掖以私一身常愛而不忍省故省宫掖難不敢省者事在他人不忍省者在陛下宫中之嬙嬪宦寺陛下事也宫中之器械工役陛下事也陛下肯省則省之宫中既省則外廷之官吏四方之

州縣從風而省奔走不暇簡樸成風民志堅定民生日厚雖有水旱蟲蝗之災可活也國力日壯雖有戎狄盜賊之變可為也復祖宗之業雪人神之憤惟吾所為無不可者時朱熹召至闕未幾予祠安世率館職上書留之言御筆除熹宮祠不經宰執不由給舍徑使快行直送熹家竊揣聖意必明知熹賢不當使去宰相見之必執奏給舍見之必繳駁是以為此駭異變常之舉也夫人主患不知賢爾明知其賢而明去之是示天下以不

復用賢也人主患不聞公議爾明知公議之不可而明犯之是示天下以不復顧公議也且朱熹本一庶官在二千里外陛下即位未數日即加號名畀以從官俾侍經幄天下皆以為初政之美供職甫四十日即以內批逐之舉朝驚愕不知所措臣願陛下謹守紀綱毋忽公議復留朱熹使輔聖學則人主無失公議尚存不報俄為言者劾去通判重慶府未拜以偽黨罷安世素善吳獵二人坐學禁久廢開禧用兵獵起帥荆渚安世方丁

內艱起復知鄂州俄淮漢師潰薛叔似以怯懦爲侂胄所惡安世因貽侂胄書其末曰偶送客至江頭飲竹光酒半醉書不成字侂胄大喜曰項平父乃爾閒暇遂除户部員外郎湖廣總領會叔似罷金圍德安益急諸將無所屬安世不俟朝命徑遣兵解圍高悅等與金人力戰馬雄獲萬户周勝獲千户安世第其功以聞獵代叔似爲宣撫使尋以宣諭使入蜀朝命安世權宣撫使又升太府卿有宣撫幕官王度者吳獵客也獵與安世素

相友及安世招軍名項家軍多不逞好擄掠獄斬其為首者安世憾之至是斬度于大別寺獄聞于朝安世坐免後以直龍圖閣為湖南轉運判官未上用臺章奪職而罷嘉定元年卒所著易玩辭他書多行于世

薛叔似字象先其先河東人後徙永嘉游太學解褐國子錄初登對論祖宗立國之初除二稅外取民甚輕自熙寧以來賦日增而民困滋甚孝宗嘉納因曰朕在宮中如一僧叔似曰此非所望于陛下當論功業如何正

使海內富庶如文景不過江左之文景法度修明如明章不過江左之明章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國勢未張未免牽于苟安無事之說上默然復數日宰執進擬朝士上出寸紙書叔似及應孟明姓名嘉其奏對也遷太常博士尋除樞密院編修官時倣唐制置補闕拾遺宰臣啟擬令侍從臺諫薦人上自除叔似左補闕叔似論事遂劾首相王淮去位屬金主殂太孫景立叔似奏規模果定則秉五單于爭立之機規模不存則恐成五胡迭

起之勢光宗受禪時傳金使入界使名未正叔似奏自壽皇一正匹敵之禮金人常有南顧之虞使名未正而遽受之祗以重其玩侮翼日復奏謀國者畏敵太過上奮然開納除將作監出為江東轉運判官俄以諫臣論罷主管冲佑觀尋除湖北運判加直祕閣移福建召為太常少卿兼實錄院檢討官守秘書監權户部侍郎初丞相周必大請擇侍從臺諫忠直者提舉太史局葢用神宗朝司馬光與王安禮故事纏度少差豫圖銷弭遂

命叔似提舉尋兼樞密都承旨以劉德秀疏罷提舉興
國宮起知贛州移隆興府廬州名除在京宮觀兼侍讀
進權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國用司參議官兩浙民
有身丁錢叔似請于朝遂蠲之試吏部侍郎兼侍讀充
京湖宣諭使時韓侂冑開邊除兵部尚書宣撫使叔似
方乞給降官會分撥綱運募兵鬻馬辟致僚佐而皇甫
斌唐州之師已敗矣遂劾斌南安軍安置叔似料敵必
侵光黃委總領陳謙按行五關發鄂卒守三關金果入

寇讓駐漢陽為江左節制尋除叔似端明殿學士兼侍讀時宣司兵戍襄陽都統趙淳副統制魏友諒與統制呂渭孫不相下渭孫死之叔似遂自劾委任失當叔似夙以功業自期逮臨事絶無可稱以御史王益祥論奪職罷祠侂胄誅諫官葉時再謫降兩官諭福州以兵端之開叔似迎合故也久之許自便嘉定十四年卒贈銀青光禄大夫謚恭翼叔似雅慕朱熹窮道德性命之旨談天文地理鍾律象數之學有藁二十卷

劉甲字師文其先永静軍東光人元祐宰相摯之後也父著為成都漕幕葬龍游因家焉甲淳熙二年進士累官至度支郎中遷樞密院檢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使金至燕山伴宴完顏者名犯仁廟嫌諱甲力辭完顏更名修自紹興後凡出疆遇忌俱辭設宴皆不得免秦檜所定也九月二十三日金宴甲以宣仁聖烈后忌辭還除司農少卿進太常擢權工部侍郎升同修撰除寶謨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甲謂荆州

為吳蜀脊高保融分江流瀦之以為北海太祖常令決去之蓋保江陵之要害也即因遺址浚築亘四十里移知廬州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以甲知興元府利東安撫使時蜀口出師敗衂金陷西和成州曦焚河池縣先是曦已遣姚淮源獻四州于金金鑄印立曦為蜀王甲時在漢嘉未至鎮也金人破大散關興元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關而曦陰徹驀關之戍金自板岔谷繞出關後思挺身免甲告急于朝乞下兩宣撫司協力

扞禦松謀遣甲固留不可遽以便宜檄甲兼沿邊制置
曦遣後軍統制王鉞準備將趙觀以書致甲甲援大義
拒之因卧疾曦又遣其弟旼邀甲相見甲叱而去之乃
援顔真卿河北故事欲自拔歸朝先募二兵持帛書遣
參知政事李壁告變且曰若遣吳總以右職入川即日
可瓦觧矣曦僭王位甲遂去官朝廷久乃微聞曦反狀
韓侂胄猶不之信甲奏至舉朝震駭壁袖帛書進上覽
之稱忠臣者再召甲赴行在命吳總以雜學士知鄂州

多賜告身金錢使招諭諸軍為入蜀計復命以帛書賜甲曰所乞致仕實難允從已降指揮召赴行在今朝廷已遣使與金通和襄漢近日大捷北兵悉已渡江而去恐蜀遠未知更在審度事宜從長區處二兵皆補官甲舟行至重慶聞安丙等誅曦復還漢中上奏待罪詔趣還任甲奏叛臣子孫族屬及附偽罪狀公論快之會宣撫副使安丙以楊巨源自負倡義之功陰欲除之語在巨源傳巨源既死軍情巨測除甲宣撫使楊輔亦以為

請當國者疑輔避事李壁曰昔吳璘屬疾孝宗嘗密詔
汪應辰權宣撫司事既而璘果死應辰即日領印軍情
遂安此的例也乃以密劄命甲甲緘藏之未幾金自鶻
嶺關劉金崖進屯八里山甲分兵進守諸關截潼川戍
兵駐饒風以待之金人知有備引去佗胄謝上念甲精
忠拜寶謨閣學士賜衣帶鞍馬是歲和議成朝廷聞彭
輅與丙不協以書問甲又俾諭丙減汰諸軍勿過甚及
訪蜀人才之可用者蓋自楊輔召歸西邉諸事朝論多

于甲取決人無知者紹興中蜀軍無見糧敝為科糴孝
宗聞其病民命總領李蘩以本所錢招糴懼不給又命
勸糴其半勸糴之名自此始久之李昌圖總計復奏令
金梁守倅任責收糴而勸糴遂罷及是宣總司令金洋
興元三郡勸糴小麥三十萬石甲乞下總所照李蘩成
法措置從之明年罷宣撫司合利東西為一帥治興元
移甲知潼川府安丙既同知樞密院事董居誼為制置
使甲進寶謨閣學士知興元府利路安撫使節制本路

屯駐軍馬朝廷討居誼猶在道命甲權四川制置司事先是大臣撫蜀者諸將事之有所謂互送禮實賄賂也甲下令首罷之凡丙所立茶鹽柴邸悉廢之又乞以阜郊博易鋪場還隸沔戎司復通吳氏莊歲收租四萬斛有奇錢十三萬以裨總計從之丙增多田稅甲命屬吏討論由一府言之歲減凡百六十萬緡米麥萬七千石邊民感泣嘉定七年卒于官年七十三甲幼孤多難母病刲股以進平生常謂吾無他長惟足履實地晝所為

夜必書之名曰自監為文平澹有奏議十卷理宗詔諡清惠

楊輔字嗣勲遂寧人乾道二年進士甲科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出知眉州累遷户部郎中總領四川財賦升太府少卿利西安撫使吴挺病輔以吴氏世帥武興久恐生變密白二府早擇人望以鎮方面又貽書四川制置邱崈言統制官李奭乃吴氏腹心緩急不可令權軍崈然之挺卒崈檄輔權帥事輔謂職為王

人若輕往第疑軍心遂索印即益昌領事復數月奏以
櫂興州事楊虞仲兼櫂召守秘書監禮部侍郎以顯謨
閣待制知江陵府移襄陽又移潼川召還除顯謨閣直
學士奉外祠尋以敷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兼本路安
撫使韓侂冑决意用兵以吳曦為四川宣撫使假以節
制財利之櫂輔知曦有異志貽書大臣言自昔兵帥與
計臣不相統攝故總領有報發覺察之櫂今所在皆受
節制內憂不輕因託言他事遣人以蠟書告于朝朔日

率官屬東望拜表如常儀上意輔能誅曦密詔授寶謨閣學士四川制置使許以便宜從事時人望輔倡義劉光祖李道傳皆勉之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可用遷延兩月但為去計曦移輔知遂寧府輔遂以印授通判韓植而去安丙楊巨源密謀誅曦以輔有人望謂密詔自輔所來聞者皆信曦既誅丙趣輔還成都除四川宣撫使奏言臣以衰病軟懦而居建元功者之上徒恐牽制敗事安丙才力強濟賞罰明果乞以事任付丙

又論蜀中三帥惟武興事權特重故致今日之變乞並
置兩帥分其營屯隷屬安丙奏乞兩宣撫分司朝廷察
丙與輔異召輔赴闕議者謂蜀亂初平如輔未宜去乃
復以為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再被召踰年財抵建康復
引咎不進上名輔益堅乃之鎮江俟命著作佐郎楊簡
言輔嘗棄成都不當召乃除兵部尚書兼侍讀以龍圖
閣學士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卒于官謚曰莊惠
劉光祖字德修簡州陽安人幼出于外祖賈暉後以暉

遺澤補官登進士第廷對言陛下睿察太精宸斷太嚴求治太速喜功太甚又言陛下躬擐甲冑闊馭毬馬一旦有警豈能親董六師以督戰乎夫人主自將危道也臣恐毬馬之事敵人聞之適以貽笑不足以示武除劍南東川節度推官辟潼川提刑司檢法淳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請以太祖用人為法且曰人臣獻言不可不察其一不量可否勸陛下輕出驟進則是即日誤國其一不思振立苟且偷安則是久遠誤國除太學正召試

守正字兼吴益王府教授遷校書郎除右正言知果州以趙汝愚薦召入光宗即位除軍器少監兼權侍左郎官又兼禮部時殿中侍御史闕上方嚴其選謂宰臣留正曰卿監郎官中有其人正沈思久之曰得非劉光祖乎上曰是久在朕心矣光祖入謝因論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為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議論最為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

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于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于熙豐之邪説疎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絶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説而實未睹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已憂兩議之各甚而恐一旦之交攻也逮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乃罪忠諫嗟乎以忠諫為

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履位之初端拱而治凡所進退
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為主而一歲之内
逐者紛紛中間好人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徼累
天日之清明往往推忠之言謂為沽名之舉至于潔身
以退亦曰憤懟而然欲激怒于至尊必加之以訐訕事
勢至此循默乃宜循默成風國家安賴臣欲熄將來之
禍故不憚反復以陳伏乞聖心豁然永為皇極之主使
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

此而熄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復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税駕之所章既下讀之有流涕者劾罷户部尚書葉翥太府卿兼中書舍人沈揆結近習圖進用言比年以來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競不尊名節而尊爵位不樂公正而樂軟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既安習以成風謂苟得爲至計良由前輩老成零落殆盡後生晚進議論

無所據依學術無所宗主正論益衰士風不競幸詔大
臣妙求人物必朝野所共屬賢愚所同敬者一二十人
參錯立朝國勢自壯臣雖終歲無所奏糾固亦未至曠
官今日之患在于不封殖人才臺諫但有摧殘廟堂初
無長養臣處當言之地豈以排擊為能哉徙太府少卿
求去不已除直秘閣潼川運判改江西提刑又改夔州
時孝宗不豫上久不過宫光祖致書留正趙汝愚曰宜
與羣賢并心一力若上未過宫宰執不可歸安私第林

陳二閹自以獲罪重華日夜交諜其間宜用韓魏公逐任守忠故事以釋兩宫疑謗大臣亦當收兵柄密布腹心俾緩急有可仗者聞孝宗崩又貽書汝愚勉以安國家定社稷之事寧宗即位除侍御史改司農少卿入對獻謹始五箴又論人主有六易天命易恃天位易樂無事易安意欲易奢政令易怠歲時易玩又有六難君子難進小人難退若言難入巧佞難遠是非難明取舍難決闇主之所易明主之所難闇主之所難明主之所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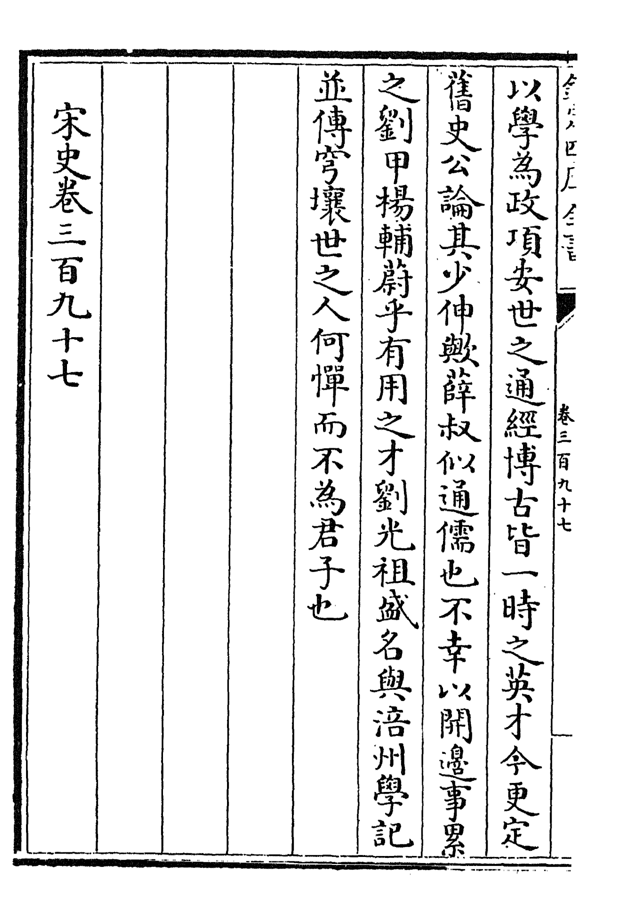
又言陛下以隆慈之命踐祚于素幄蓋有甚不得已者
宜躬自貶損盡禮于上皇使聖意懽然知釋位之樂然
後足以昭陛下之大孝上悚然嘉納進起居舍人論政
令當出中書陛下審而行之人主操柄無要于此知閤
門事韓侂胄寖擅威福故首及之遷起居郎集議卜孝
宗山陵與朱熹皆謂會稽山陵土薄水淺乞議改卜既
而熹與祠光祖言漢武帝之于汲黯唐太宗之于魏徵
仁宗之于唐介皆暫怒旋悔熹明先聖之道為今宿儒

又非三臣比陛下初膺大寶招徠耆儒此初政之最善者今一旦無故去之可乎且曰臣非助熹助陛下者也再疏不聽劉德秀劾光祖岀為湖南運判不就主管玉局觀趙汝愚既罷相侂胄擅朝遂目士大夫為偽學逆黨禁錮之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為偽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為病好惡出于一時是非定于萬世諫官張釜指為謗訕比之楊惲奪職謫居房州久之許自便起

知眉州復職將漕利路以不習邊事辭進直寶謨閣主管沖佑觀吳曦叛光祖曰郡守焚其榜通衢且馳告帥守監司之所素知者仗大義連衡以抗賊俄聞曦誅則以書屬宣撫使楊輔講行營田前日利歸吳氏者悉收之公上以省餉軍費奬名節旌死事以激忠烈之心除潼川路提刑權知瀘州佐胄誅召除右文殿修撰知襄陽府進寶謨閣待制知遂寧府改京湖制置使以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詔以閔雨求言光祖奏女真乃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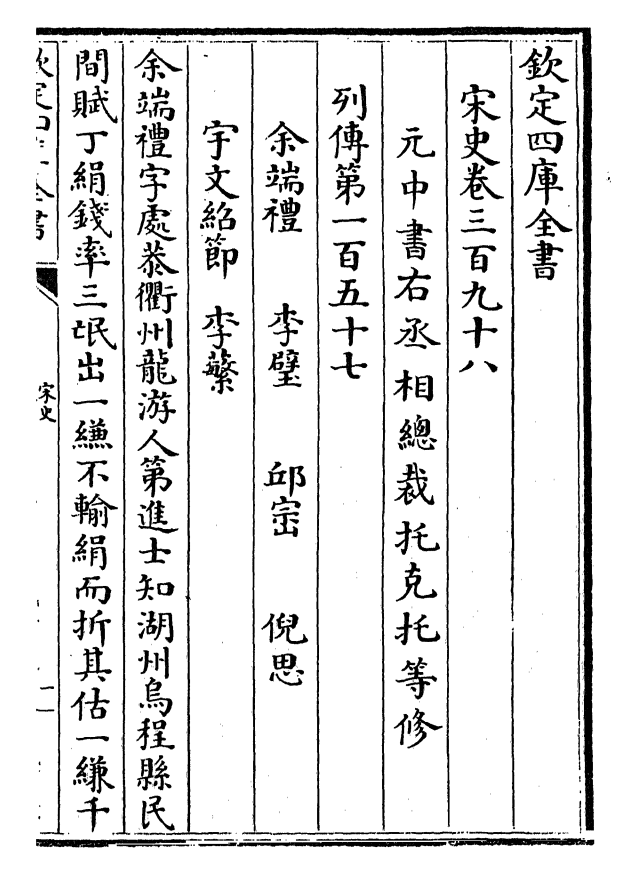
不共戴天之讎天亡此讎送死于汴陛下為天之子不知所以圖之天與不取是謂棄天未有棄天而天不我怒也靑鄆簡會求通弗納陛下為中國衣冠之主人歸而我絶之是謂棄人未有棄人而人不我怨也且金人舍其巢穴汚我汴京尚可使吾使人拜之于祖宗昔日朝會之廷乎又請改正憲聖慈烈皇后諱日先是后崩以慶元三年十一月二日郊禋期迫或謂侂冑曰上親郊不可不成禮且有司所費既夥奈何已之侂冑入其

言五日祀圜丘六日始宣遺詰于是光祖言憲聖陛下
之曽祖母克相髙宗再造大業侂胄敢視之如卑喪遷
就若此賊臣就戮盍告謝祖宗改從本日從之升顯謨
閣直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宫引年不許提舉西京嵩山
崇福宫嘉定十五年卒進華文閣學士謚文節趙汝愚
稱光祖論諫激烈似蘇軾懇惻似范祖禹世以為名言
所著後溪集十卷子端之靖之翊之竑之
論曰徐誼竄逐于小人之手身之否道之亨也吴獵之



以學為政項安世之通經博古皆一時之英才今更定舊史公論其少伸歟薛叔似通儒也不幸以開邊事累之劉甲楊輔蔚乎有用之才劉光祖盛名與涪州學記並傳穹壤世之人何憚而不為君子也

宋史卷三百九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三百九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七

余端禮　李壁　邱崈　倪思

宇文紹節　李蘩

余端禮字處恭衢州龍游人第進士知湖州烏程縣民間賦丁絹錢率三氓出一縑不輸絹而折其估一縑千

錢後增至五千民不勝病端禮以告于府事得上聞又自詣中書陳便宜歲蠲緡錢六萬召對時孝宗志在恢復端禮言謀敵決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聲後實以讋其氣敵彊者先實後聲以俟其機漢武乘匈奴之困親行邊陲威震朔方而漠南無王庭者讋其氣而服之所謂先聲而後實也越謀吳則不然外講盟好内修武備陽行成以種蠡陰結援于齊晉教習之士益精而獻遺之禮益密用能一戰而霸者伺其機而圖之所謂

先實而後聲也今日之事異于漢而與越相若願陰設其備而密為之謀觀變察時則機可投矣古之投機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擣虛之機有乘亂之機有承弊之機因其內釁而擊之若匈奴困於三國之攻而宣帝出師此投隙之機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夫差牽于黃池之役而越兵入吳此擣虛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離而舉之若晉之降孫皓此乘亂之機也敵人勢窮躡其後而蹙之若高祖之追項羽此乘弊之機也機之未至不

可以先機之已至不可以後以此備邊安若太山以此應敵動如破竹惟所欲為無不如志上喜曰卿可謂通事體矣後以薦為監察御史遷大理少卿轉太常少卿詔以來歲祈穀上帝仲春躬耕籍田令禮官討論明道故事端禮言祈穀之制合祭天地于圜丘前期享于太廟視冬至郊祀之儀此國朝故事也若乃明道之制則以宮中火後考室落成故于太安殿恭謝天地此特一時謝災之事耳今欲祈穀而耕籍必合祭天地于圜丘

必前期朝享于景靈宮太廟可也欲如明道之制行于殿庭不可詔太常禮部集議中書有可以義起者端禮曰禮固有可義起至于大體則不可易古者郊而後耕以其于郊故謂之郊猶祀于明堂故謂之明堂如明道謝災之制則與祈穀異今以郊而施之殿庭亦將以明堂而施之壇壝乎禮之失自端禮始端禮死不敢奉詔上為之止權兵部侍郎兼太子詹事進吏部侍郎出知太平州奉祠光宗立召見言天子之孝不與庶人同令

陛下之孝于壽皇當如舜之于堯行其道可也武之於文繼其志述其事可也凡壽皇睿謀聖訓仁政善教所嘗施于天下者願與二三大臣朝夕講求而力行之則足以盡事親之孝矣授集英殿修撰知贛州還為吏部侍郎權刑部尚書兼侍講以煥章閣直學士知建康府召拜吏部尚書擢同知樞密院事興州帥吳挺死端禮謂樞密趙汝愚曰吳氏世握蜀兵今若復令承襲將為後患汝愚是其言合辭以奏光宗意未决端禮言汝愚

所請為蜀計為東南計夫置大將而非其人是無蜀也無蜀是無東南也今軍中請帥而遲遲不報人將生心不聽後挺子曦卒以蜀叛如端禮言上以疾不朝重華宮孝宗崩又不能發喪人情恟然端禮謂宰相留正曰公獨不見唐肅宗朝羣臣發哀太極殿故事乎宜請太皇太后代行祭奠之禮于是宰執以請于太皇太后留正懼入臨重華宮仆地致仕而去太皇太后垂簾策皇子嘉王即皇帝位王流涕遜避端禮奏太上違豫大喪

之主安危之機在于呼吸太皇太后非為陛下計乃為太上皇帝計為宗社計今堅持退讓不思國家之大計是守匹夫之小節而昧天子之大孝也寧宗惸然收淚不得已側身就御坐之半端禮與汝愚再拜固請寧宗乃正御坐退行禫祭禮進端禮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汝愚去右丞相位端禮代之始端禮與汝愚同心共政汝愚嘗曰士論未一非余處恭不能任及韓侂胄以傳道之勞寖竊威柄汝愚等欲疎斥之謀泄而汝愚逐

端禮不能遏但長吁而已浙西常平黄灝以放民租寬知婺州黄度以庇屬吏褫職罷郡二人皆侂胄所憾端禮執奏竟不免于罪太府丞吕祖儉坐上書忤侂胄南遷端禮救解不獲公議始歸責焉他日見上言除從官中書不知朝綱已紊禍根已滋即丐去不許進左丞相端禮在相位期年頗知擁護善類然為侂胄所制壹鬱不愜志稱疾求退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宫居頃之判潭州移慶元復帥潭甍授少保郇國公致仕贈太

傳諡忠肅子嶸工部尚書

李壁字季章眉之丹陵人父燾典國史壁少英悟日誦萬餘言屬辭精博周必大見其文異之曰此謫仙才也孝宗嘗問燾卿諸子孰可用燾以壁對以父任入官後登進士第召試為正字寧宗即位徙著作佐郎兼刑部郎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時韓侂胄專國建議恢復宰相陳自強請以侂胄平章國事遂召壁草制同禮部尚書蕭逵討論典禮命侂胄三日一朝序班丞相上壁

受命使金行次揚州忠義人朱裕挾宋帥襲漣水金人憤甚壁乞梟裕首境上詔從其請壁至燕與金人言披露肝膽金人之疑頓釋壁歸侂冑用師意方銳壁言進取之機當重發而必至毋輕出而茍且既而陳景俊使北還贊舉兵甚力錢象祖以沮兵議忤侂冑得罪貶壁論襄陽形勢深以腹心為憂欲待敵先發然後應之侂冑意不懌于是四川荆淮各建宣撫而師出矣壁度力不能回乃入奏自秦檜首倡和議使父兄百世之讐不

復開于臣子之口今廟謀未定士氣積衰茍非激昂昌
克丕應臣愚以為宜亟貶秦檜示天下以讐恥必復之
志則宏綱舉而國論明流俗變而人心一君臣上下奮
勵振作拯潰民于殘虐湔祖宗之宿憤在今日舉而措
之無難矣疏奏秦檜坐追王爵議者謂壁不論檜之無
君而但指其主和其言雖公特以迎合侂冑用兵之私
而已初侂冑召葉適直學士院草出師詔適不從乃以
屬壁由是進權禮部尚書侂冑既喪師始覺為藸師旦

所誤一夕招璧飲酒酣及師旦事璧微擿其過覘侂胄意向乃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竄謫此人不足以謝天下師旦坐貶官璧又言郭倬李汝翼僨軍誤國之罪宜誅之以謝淮民拜參知政事金遣使来微示欲和意邱宻以聞璧貽宻書俾遣小使致書金帥求成金帥報書以用兵首謀指侂胄侂胄大恚不復以和為意璧言張浚以討賊復讐為已任隆興之初事勢未集亦權宜就和尚利社稷固難執一侂胄不聽以張巖

代崈壁力爭言邱崈素有人望佽胄變色曰方今天下獨有一邱崈邪吳曦叛據蜀稱王楊巨源安丙誅之事聞壁議須用重臣宣撫薦制置使楊輔為宣撫使而使安丙輔之丙殺楊巨源輔恐名變以書舉劉甲自代佽胄疑輔避事壁曰孝宗聞吳璘病亟詔汪應辰權宣撫使職事蜀賴以安此故事也于是命甲權宣撫使方信孺使北歸言金人欲縛送佽胄故佽胄忿甚用兵之意益急壁方與共政或勸其速去毋與佽胄分禍壁曰嘻

國病矣我去誰適遂謀誅侂胄
以密旨告璧及錢象祖象祖欲奏審璧言事留恐泄侂
胄迄誅璧兼同知樞密院事御史葉時論璧反復詭譎
削三秩謫居撫州後輔臣言誅侂胄事璧實預聞乃令
自便復官提舉洞霄宮久之復以御史奏削三秩罷祠
越四年復除端明殿學士知遂寧府未至而潰兵張福
入益昌戕王人略閬剽果至遂寧璧傳檄諭之福等讀
檄泣下約解甲降會官軍至挑賊賊怨盡燔其城傾府

治曰李公旦夕來居此其勿毀壁馳書大將張威使調嘉定黎雅砦丁牌手來會戰威夜遣人叩門來言曰賊壘堅不可破將選死士梯而登以火攻之壁曰審爾必多殺士卒盍先斷賊汲路與糧道使不得食即自成擒矣以長圍法授之威用其謀賊遂平壁尋引疾奉祠嘉定十五年六月卒進資政殿學士致仕謚文懿壁嗜學如飢渴羣經百氏搜抉靡遺于典章制度尤綜練為文雋逸所著有鴈湖集一百卷消塵錄三卷中興戰功錄

三卷中興奏議若干卷內外制二十卷援毫錄八十卷臨汝閑書百五十卷璧父子與弟𡌶皆以文學知名蜀人比之三蘇云

邱崈字宗卿江陰軍人隆興元年進士為建康府觀察推官丞相虞允文奇其才奏除國子博士孝宗諭允文舉自代者允文首薦崈有旨賜對遂言恢復之志不可忘恢復之事未易舉宜甄拔實才責以內治遵養十年乃可議北向時方遣范成大使金祈請陵寢崈言泛使

亟遣無益大計徒以驕敵孝宗不樂曰卿家墳墓為人所據亦須理索否宻對曰臣但能訴之不能請之孝宗怒宻退待罪孝宗察其忠不譴也遷太常博士出知秀州華亭縣捍海堰廢且百年鹹潮歲大入壞並海田藕湖皆被其害宻至海口訪遺址已淪沒乃奏㮣築三月堰成三州舄鹵復為良田除直祕閣知平江府入奏内殿因論楮幣折閱請公私出内並以錢會各半為定法詔行其言天下便之知吉州召除户部郎中遷樞密院

檢詳文字被命接伴金國賀生辰使金歷九月晦與統
天歷不合宼接使者以恩意乃徐告以南北歷法異同
合從會慶節正日隨班上壽金使初難之卒屈服孝宗
喜謂宼曰使人聽命成禮而還卿之力也先是王抃為
樞密宼不少下之方迓客時抃排定程頓奏上降付接
伴令沿途遵執宼具奏謂不可以此啟敵疑心不奉詔
抃憾之訾宼不禮金使予祠起知鄂州移江西轉運判
官提點浙東刑獄進直徽猷閣知平江府升龍圖閣移

帥紹興府改兩浙轉運副使以憂去光宗即位召對除太常少卿兼權工部侍郎進戶部侍郎擢煥章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崈素以吳氏世掌兵為慮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便宜撫定諸軍以俟朝命挺死崈即奏乞選他將代之仍置副帥別差興州守臣併利州西路帥司歸興元以殺其權挺長子曦勿令奔喪起復知和州屬總領楊輔就近節制諸軍檄利路提刑楊虞仲往

攝興州朝廷命張詔代挺以李仁廣副之遂草世將之
患其後郭杲繼詔復兼利西路安撫杲死韓侂胄復以
兵權付曦曦叛識者乃服宗先見進煥章閣直學士寧
宗即位赴召以中丞謝深甫論罷之居數年復職知慶
元府既入奏韓侂胄招以見出奏疏幾二千言示宗蓋
北伐議也知宗平日主復讐兾可與共功名宗曰中原
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也然兵凶戰危言
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

之此必有夸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宜亟斥絕不然必誤國矣進敷文閣學士改知建康府將行佗胄曰此事姑為遲之宻因贊曰飄然而改誠社稷生靈之幸惟無揺于異議則善矣佗胄聞金人置平章宣撫河南奏以宻為簽樞宣撫江淮以應之宻手書力論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警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釁自彼作我有辭矣宣撫議遂寢佗胄移書欲除宻内職宣諭兩淮宻報曰使名雖異其為示敵人以

嫌疑之蹟則同且偽平章宣撫既寢尤不宜輕舉侂胄滋不悅升寶文閣學士刑部尚書江淮宣撫使時宋師克泗州進圖宿壽既而師潰侂胄遣人來議招收潰卒且求自解之計崈謂宜明蘇師旦周筠等僨師之姦正李汝翼郭倬等喪師之罪崈欲全淮東兵力為兩淮聲援奏泗州孤立淮北所屯精兵幾二萬萬一金人南出清河口及犯天長等城則首尾中斷墮敵計矣莫若棄之還軍盱眙從之金人擁衆自渦口犯淮南或勸崈棄

廬和州為守江計宗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矣吾當與淮南俱存亡益增兵為防進端明殿學士侍讀尋拜簽書樞密院督視江淮軍馬有自北来者韓元靖自謂琦五世孫宗詰所以来之故元靖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出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来依太師爾宗使畢其說始露講解意宗遣人護送北歸俾扣其實其回也得金行省幅紙宗以聞于朝遂遣王文釆持書幣以行文釆還金帥答書辭順宗復以聞遂遣

陳壁充小使壁回具言金人詰使介既欲和矣何為出兵真州以襲我然仍露和意也宗白廟堂請自朝廷移書續前議又謂彼既指侂胄為元謀若移書宜欵免係銜侂胄大怒罷宗以知樞密院事張巖代之既以臺論提舉洞霄宮落職侂胄誅以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尋改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淮南運司招輯邊民二萬號雄淮軍月廩不繼公肆剽刦宗乃隨雄淮所屯分隸守臣節制其西路則同轉運使張頴揀刺為御前武

定軍以三萬人為額分為六軍餘汰歸農自是月省錢二十八萬緡米三萬四千石武定既成軍伍淮西頼其力以病丐歸拜同知樞密院事卒謚忠定宏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謂人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為猛將以滅敵其忠義性然也

倪思字正甫湖州歸安人乾道二年進士中博學宏詞科累遷祕書郎除著作郎兼翰林權直光宗即位典冊與尤袤對掌故事行三制並宣學士上欲試思能否一

夕併草除公師四制訓詞精敏在廷誦歎權侍立修注官直前奏陛下方受禪金主亦新立欲制其命必每事有以勝之彼奢則以儉勝之彼暴則以仁勝之彼怠惰則以憂勤勝之又請增置諫官專責以諫事又乞召内外諸將訪問以知其才否遷將作少監兼權直學士院兼權中書舍人升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同修國史尋兼侍講初孝宗以户部經費之餘則于三省置封樁庫以待軍用至紹興移用始頻會有詔發緡錢十五萬入

內帑備犒軍思謂實給他費請毋發且曰往歲所入約
四百六十四萬緡所出之錢不及二萬非痛加撙節則
封樁自此無儲遂定議犒軍歲以四十萬緡為額由是
費用有節又言唐制使諫官隨宰相入閣令諫官月一
對耳乞許同宰執宣引庶得從容論奏上稱善除禮部
侍郎上久不過重華宫思疏十上言多痛切會上名嘉
王思言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于嘉王也上為動
容時孝皇后寢預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于濼因奏人

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
于褻狎終于恣横卒至于陰陽易位内外無别甚則離
間父子漢之吕氏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公也
上悚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語人曰讜直如此吾黨不
逮也兼權吏部侍郎出知紹興府寧宗即位改婺州未
上提舉太平興國宫召除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御史
姚愈劾思出知太平州歴知泉州建寧府皆以言者論
去久之召還試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侂冑先以書致

慇勤曰國事如此一世人望豈宜專以潔已為賢哉思報曰但恐方拙不能狥時好耳時赴召者未引對先謁侂胄或勸用近例思曰私門不可登矧未見君乎逮入見首論言路不通自呂祖儉謫徙而朝士不敢輸忠自呂祖泰編竄而布衣不敢極説膠庠之士欲有吐露恐之以去籍諭之以呈藁誰肯披肝瀝膽觸冒威尊近者北伐之舉僅有一二人言其不可如使未舉之前相繼力争之更加詳審不致輕動又言蕪師旦贓以巨萬計

胡不黥戮以謝三軍皇甫斌喪師襄漢李爽敗績淮甸
秦世輔潰散蜀道皆罪大罰輕又言士大夫寡廉鮮耻
列拜于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門竇稱門生不足稱恩坐
恩主甚至于恩父者諛文豐賂又在所不論也侂冑聞
之大怒思既退謂侂冑曰公明有餘而聰不足堂中剖
決如流此明有餘為蘇師旦蒙蔽此聰不足也周筠與
師旦並為姦利師旦已敗筠尚在人言平章騎虎不下
之勢此李林甫楊國忠晚節也侂冑悚然曰聞所未聞

司諫毛憲劾思予祠侂胄亟復召首對乞用淳熙例令太子開議事堂閑習機政又言侂胄擅命凡事取内批特旨當以為戒除權兵部尚書兼侍讀求對言大權方歸所當防微一有干預端倪必且仍蹈覆轍厥今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今侂胄既誅而國人之言猶有未靖者盖以樞臣猶兼宫賓不時宣召宰執當同班同對樞臣亦當遠權以息外議樞臣謂史彌遠也金人求侂胄函首命廷臣集議思謂有傷國體從禮部尚書史彌

遠擬除兩從官參政錢象祖不與聞思言奏擬除目宰
執當同進比專聽侂胄擬有所偏覆轍可鑒既而史彌
遠上章自辨思求去上留之思乞對言前日論樞臣獨
班恐蹈往轍宗社堪再壞耶宜親擢臺諫以革權臣之
弊並任宰輔以鑒專擅之失彌遠懷恚思請去益力以
寶謨閣直學士知鎮江府移福州彌遠拜右丞相陳晦
草制用昆命元龜語思歎曰董賢為大司馬冊文有允
執厥中一言蕭咸以為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

懼今制詞所引此舜禹揖遜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貼改麻制詔下分析彌遠遂除晦殿中侍御史即劾思藩臣僭論麻制鐫職而罷自是不復起矣久之除寶文閣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嘉定十三年卒謚文節

宇文紹節字挺臣成都廣都人祖虛中簽書樞密院事父師瑗顯謨閣待制父子皆以使北死無子孝宗愍之命其族子紹節為之後補官仕州縣九年第進士累遷

寶謨閣待制知廬州時侂胄方議用兵紹節至郡議修
築古城掀造砦柵專為固圉計淮西轉運判官鄧友龍
譖于侂胄謂紹節但為城守徒耗財力無益于事侂胄
以書讓紹節紹節復書謂公有復讐之志而無復讐之
略有開邊之害而無開邊之利不量國力浪為進取計
非所敢知侂胄得書不樂乃以李奕代紹節召為兵部
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以寶文閣待制知鎮江
府吳曦據蜀趣紹節赴闕任以西討之事紹節至謂大

臣曰今進攻則瞿唐一關彼必固守若駐軍荆南徒損威望聞随軍轉運安丙者素懷忠義若授以密旨必能討賊成功大臣用其言遣丙所親以帛書達上意丙卒誅曦擢兵部尚書未幾除華文閣學士湖北京西宣撫使知江陵府統制官髙悦在戍所肆為殺掠遠近苦之紹節召置帳前收其部曲俄有訴悦縱所部為寇者紹節杖殺之兵民皆歡升寶文閣學士試吏部尚書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安丙宣撫四川或言丙有

異志語聞廷臣欲易丙紹節曰方誅曦初安丙一揺足
全蜀非國家有顧不以此時爲利今乃有他耶紹節頗
以百口保丙丙卒不易朝廷于蜀事多所咨訪紹節審
而後言皆周悉事情嘉定六年正月甲午卒訃聞上嗟
悼爲改日朝享進資政殿學士致仕又贈七官爲少師
非常典也謚曰忠恵
李蘩字清叔崇慶晉原人第進士爲隆州判官攝綿州
歲祲出義倉榖賤糶之而以錢貸下户又聽民以茅秸

易米作粥及掊衣親衣食之活十萬人明年又饑卭蜀彭漢成都盜賊蠭起綿獨安堵知永康軍移利州提點成都路刑獄兼提舉常平歲凶先事發廩蠲租所活百七十萬人知興元府安撫利州東路漢中久饑劍外和糴在州者獨多蘩嘗匹馬行阡陌間訪求民瘼有老嫗進曰民所以饑者和糴病之也泣數行下蘩感其言奏免之民大悅徙倉部員外郎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升郎中淳熙三年廷臣上言四川歲糴軍糧名為和糴

實科糴也詔制置使范成大同㮣相度以聞㮣奏諸州歲糴六十萬石若從官糴歲約百萬緡如于經費之中斟酌損益變科糴為官糴貴賤眂時不使虧毫忽之價出納眂量勿務取圭撮之羸則軍不乏興民不加賦乃書利民十一事上之前後凡三年㮣上奏疏者十有三而天子降詔難問者凡八訖如其議民既樂與官為市遠邇讙趍軍餉坐給而田里免科糴始知有生之樂會歲大稔米價頓賤父老以為三十年所無梁洋間繪㮣

像祠之范成大驛疏言闗外麥熟倍于常年實由罷糴民力稍紓得以盡于農畝孝宗覽之曰免和糴一年田間和氣若此乃知民力不可重困也擢蘩守太府少卿范成大名見孝宗首問糴事可久行否成大奏李蘩以身任此事臣以身保李蘩孝宗大悅曰是大不可得李蘩也上意方嚮用而蘩亦欲奏蠲監酒和買之弊以盡滌民害會有疾卒詔以蘩能官致仕恩外特與遺表擇一人廕官前此所未有初蘩宰眉山校成都漕試念吳

氏世襲兵柄必稔蜀亂發策云久假人以兵柄未有不為患者以武宣之明不能銷大臣握兵之禍以憲武之烈不能收藩鎮握兵之權危劉氏殲唐室鮮不由此吴挺以為怨後縈總餉事挺謬奏軍食悄惡孝宗以問縈縈緘其㨾以進挺之妄遂窮踰三十年吴曦竟以蜀叛安丙既誅曦每語人云吾等焦頭爛額耳孰如李公先見者乎縈講學臨政皆有源委所著書十八種有桃溪集一百卷

論曰余端禮平時論議剴正及為相受制于韓侂胄雖有志扶掖善類而不得以直遂頗不免君子之論若李璧邱崈皆諫侂胄以輕兵召釁之失及其決意用師命葉適草詔不從而璧獨當筆焉何其所見後先舛迕哉附會之罪璧固無以逭于公論矣倪思直辭劘主又屢觸權臣三黜不變其風槩有可尚焉李鼜所至能舉荒政蠲苛賦亦庶幾古所謂恵人也

宋史卷三百九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三百九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八

鄭㲄 王庭秀附 仇悆 高登 婁寅亮

宋汝為

鄭㲄字致剛建州人政和八年舉進士授安陸府教授

權信陽縣尉監南京酒稅遂召為御史臺主簿張邦昌

之僭號也挺身見高宗于濟州既即位擢監察御史遷右司諫升爲諫議大夫帝至杭州鼔奏曰陛下南渡出於倉卒省臺寺監百司之臣獲濟者鮮當擢吳中之秀以爲用况天下賢俊多避地吳越宜令守臣體訪境内寄居待闕及見任宫觀等京朝官以上各具姓名以聞簡拔任使庶幾速得賢才以濟艱厄詔從之苗傅劉正彦等逆亂鼔庭立面折二凶且謂逆賊凶燄熾甚非請外援無可爲者乃上章待罪求去退見吕頤浩議興復

計太后降詔不允朱勝非言𣪍面折二凶事拜御史中丞時二凶竊威福之柄肆行殺戮日至都堂侵紊機政𣪍言黄門官者之設本以給事內庭供掃除而已俾與政事則貪暴無厭待以兵權則慘毒無已皆前世已行之驗也故宦官用事于上則生人受禍于下匹夫力不能勝則羣起而攻之是以靖康之初羣起而攻之者庶民也睿聖皇帝南渡駐蹕未安羣起而攻之者衆兵也今當痛革前獘並令選擇其人曾經事任招權納寵者

屏之遠方俾無浸淫以激衆怒則賞罰之柄自朝廷出國勢尊矣仍諭軍法便宜止行于所轄軍伍其餘當聞之朝廷付之有司明正典刑所以昭尊君之禮而全臣子忠義之節也疏留中不出繳對請付外行之又論黄潛善汪伯彦均于誤國而潛善之罪居多今同以散官竄謫湖南錢伯言與黄頠皆棄城吕源與梁楊祖皆擁兵而逃今頠罷官楊祖落職而源伯言未正典刑非所以勸懲詔竄削有差傅正彦日至都堂議事繳奏將帥

之臣不可預政及聞以簽書樞密院召呂頤浩以禮部尚書召張浚分張浚兵以五百人歸陝西而浚不受尚書之命浚不肯分所部兵遂謫浚居郴州擢浚以節度知鳳翔鼓知出二凶姦謀具章乞留頤浩知金陵浚不當貶不報鼓遂遣所親謝嚮變姓名微服為賈人徒步如平江見浚等具言城中事以為嚴設兵備大張聲勢持重緩進使賊自遁無驚動三宮此上策也浚等聞之皆感激奮厲為赴難討僞詔睿聖皇帝為皇太弟天下

兵馬大元帥幼主為皇太姪即與大臣進議以為在庭公卿百司羣吏皆昔之臣屬也今則與之比肩事主矣稽之于古則無所法行之于今則實逆天咸者謂大元帥可以任軍旅之大事臣竊以為不然昔舜之禪禹也猶命禹徂征有苗則禹雖受禪而征伐之事舜猶親之也唐睿宗傳位皇太子以聽小事自尊為太上皇以聽大事如是無不可者則稽之于古為有法行之于今為得宜太后垂簾同聽政以安人心退與御史王庭秀上

疏力争太后召穀與宰執同對簾前穀乞召庭秀太后諭曰令欲令睿聖皇帝總領兵馬爾穀奏曰臣不知其他但人君位號豈容降改聞之天下孰不懷疑雖前世喪亂分裂之時固未有旬日之間易兩君一朝降兩朝位號者也太后令穀至都堂朱勝非出朱昞等所上書以示穀庭秀穀庭秀力言昨日詔書不可宣布必召變勝非與執政顏岐王孝迪路允迪皆在坐尚書左丞張澂獨曰事勢若此豈争此名位耶澂欲出穀等共止之

懿與李邴並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高宗復位進簽書執政甫百日而卒高宗甚悼之謂大臣朕喪元子猶能自排遣于懿殆不能釋也

庭秀字穎彦慈溪人與黄庭堅楊時遊其爲學旁搜遠紹不茍趣時好造詣深遠操持堅正發爲文辭俊邁宏遠登政和二年上舍第歷官州縣侍御史李光薦爲御史臺檢法官宣和靖康時進言皆發于忠義御史中丞言僞楚時庶官中如虞謨王庭秀者初非疾病毅然致

為臣而歸顧褒擢之拜監察御史奏乞威斷當出於人主而所遣宣諭官當令舉廉吏又言刑名有疑慮者令州郡法官申憲司閱實具奏以取裁決遷殿中侍御史論黄潛善責官售寵罷之既與鄭㲄力争阼封髙宗事未幾出知瑞州右正言吕祉奏朝廷今日緣論大臣移一言官明日罷一言官則後日大臣行事有失誰敢言者遂召為吏部郎改左司言朝廷比來深疾貪吏然州縣之間豈無廉介自將沈於下僚者宜命五使所至以

廉潔清修可以師表吏民者以名來上參之公議不次升擢以厲士風從之遷檢正中書門下省諸房公事與宰相議多不合不自安引疾求去詔直秘閣主管崇道觀而歸

仇悆字泰然益都人大觀三年進士授邠州司法讞獄詳恕多所全活為鄧城令滿秩耆幼遮泣不得去徙武陟令屬朝廷方調兵數十萬于燕山悆餽饟畢給時主將縱士卒過市掠物不予直他邑官逃避悆先期趣備

申嚴約束遂以不擾已而愈送運餉于涿值大軍潰于盧溝河囊槖往往委以資敵愈間關營護無一毫棄失調高密丞俗尚嚚訟愈攝縣事剖決如流事無淹夕民至懷餅餌以俟決遣猾吏楊蓋每陰蹤令過脅持為姦愈暴其罪黥之無不悅服州闕司錄命愈攝事既行邑氓萬餘遮留至擁歸縣廨時天寒皆然火警守布滿後先愈由它道得出或追拜馬首曰公舍我去我必使公復來它日愈方白事郡牙忽數千人徑奪以歸守將不

能遏劇寇起莱密間素聞愈名戒其黨毋犯高密境民賴以安密卒閉闗叛掠害官吏幾盡獨嘑曰無驚仇公南遷丁母憂服除知建昌軍入為考功員外時仕者宛轉兵間亡失告牒十常七八而銓部無案籍憇丐者甚多真偽錯亂愈親為考覈其可據者悉責保識因上聞行之遷右司及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俄為沿海制置使明守與宰相厚善紿言士卒將為變致遣精兵密捕統制官徐文覺之初謀縱軍剽略項之泛海去呼曰

我以仇公故不殺人不焚屋廬一城晏然猶坐削兩官主管太平觀以淮西宣撫知廬州劉豫子麟合金兵大入民情洶懼宣撫司統制張琦者冀乘危為亂驅居民越江南走欲先脅愈出擁甲士數千突入露办登樓揚白麾左右驚潰廹愈上馬愈徐謂曰若輩無守土責吾當以死狥國寇未至而逃人何賴焉堅不為動神色無少異琦等錯愕遽散其徒人心遂定時金人出入近境愈求援于宣撫司不報又遣其子自間道赴朝廷告急

雖旌其子以官而援卒不至帝方下詔親征而詔亦不至淮甸喧言將棄兩淮為保江計僉録詔語揭之郡縣讀者至流涕咸思自奮監押閻僅死于賊餘衆來歸州鈐賈竭無以為賞僉悉引班坐犒以酒食慰勞之衆皆感勵募廬壽兵得數百益鄉兵二千出奇直抵壽春城下敵三戰皆北卻走渡淮其後麟復增兵來寇僉復壽春俘馘甚衆獲旗械數千焚糧船百餘艘降渤海首領二人初金人圍濠州旬日未下屬天寒馬多僵死乃悉

衆向淮東樞密使張浚方視師金陵僉以策説之曰金重兵在淮東師老食匱若以精兵二萬一自壽陽一自漢上徑趨舊京當不戰而退繼以大軍尾擊蔑有不濟者昔人謂一日縱敵數世之患願無失時之悔浚不能用麟復以步騎數千至合肥諜言兀朮為之殿人心怖駭不知所為會京西制置使遣牛臯統兵適至僉顧左右曰召牛觀察來擊賊臯既至以忠義撼之臯素勇甚以二千餘騎馳出短兵相接所向披靡敵稍懾散而復

集者三其副徐慶忽墜馬敵競赴之臯掖以上手刜數人因免冑大呼曰我牛臯也嘗四敗兀朮可來決死寇畏其名遂自潰以僉克復守禦功加徽猷閣待制明年宣撫司始遣大將王德來時寇已去德謂其伍曰當事急時吾屬無一人渡江擊賊今事平方至何面目見仇公耶德麾下多女真渤海歸附者見僉像不覺以手加額初宣撫司既不以一卒援諸郡但令焚積聚棄城退保文移不絶于道又請浚督行之浚檄僉度其宜處之

愈謂殘破之餘兵食不給誠不能支敵然帥臣任一路之責誓當死守今若委城使金人有淮西治兵艦于巢湖必貽朝廷憂力陳不可浚韙其言而卒全活數州之衆尋詔詣闕軍民號送之改浙東宣撫使知明州以挫豪強奬善良為理吏受賕雖一錢不貸姦猾斂迹州罹兵火既燬愈斥廚錢助其費買田行鄉飲酒禮歲飢發官儲損其直民無死徙朝廷聞之進秩一等再召進對帝親加褒諭欲留寘近密言者以愈在郡多黥胥吏為

憯酷請授外藩時峒獠未息乃進直學士為湖南安撫使禁盜鑄錢者趣使為農物價既平商賈遂通數月召還加寶文閣學士陝西都轉運使時金人無故歸侵疆詭計叵測僉力陳非策固辭不行秦檜方主和議以為異已落職以左朝奉郎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全州居住起知河南府未行金人果復陷所歸郡邑如僉言迺復待制再知明州改知平江府陛辭言我軍已習戰非復前日故劉錡能以少擊衆敵大挫衂若乘已振之勢鼓

行而前中原可傳檄而定上嘉之以言罷提舉太平觀積官至左朝議大夫爵益都縣伯卒贈左通議大夫僉性至孝母沒時方崎嶇轉徙居喪盡禮沿海制置使陳彦文薦于朝起復之僉不就僉端方挺特自初官訖通顯無所附麗令鄧城時丞相范宗尹方為邑子以文謁僉僉他日語其父是子公輔器也宗尹既當國未嘗以私見僉在明州嘗欲薦一幕官問曰君日費幾何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二千僉驚曰吾為郡守費不及此屬僚

所費倍之安得不貧遂止

高登字彦先漳浦人少孤力學持身以法度宣和間為太學生金人犯京師登與陳東等上書乞斬六賊廷臣復建和議奪种師道李綱兵柄登與東再抱書詣闕軍民不期而會者數萬王時雍縱兵欲盡殲之登與十人屹立不動欽宗即位擢吳敏張邦昌為相敏又雪前相李邦彦無辜乞加恩禮起復之登上書曰陛下自東宫即位意必能為民興除大利害践祚之始兵革擾攘朝

廷政事一切未暇人人翹足以待事息而覩惟新之政奈何相吳敏張邦昌又納敏黨與之言播告中外將復用李邦彥道路之人無不飲恨而去是陛下大失天下之望臣恐人心自此離矣太上皇久處邦彥等于政府紀綱紊亂民庶愁怨方且日以治安之言誘誤上皇以致大禍倉皇南幸不獲寧居主辱臣死此曹當盡伏誅今乃偃然自恣朋比為姦蒙蔽天日陛下從敏所請天下之人將以陛下為不明之君人心自此離矣再上書

曰臣以布衣之微賤臣言繫宗社之存亡未可忽也于是凡五上書皆不報因謀南歸忽聞邦昌各與遠郡一時小人相繼罷斥與所言偶合者十七八登喜曰是可以盡言矣復為書論敏未罷不報初金人至六館諸生將遁去登曰君在可乎與林邁等請隨駕隸聶山帳中而帝不果出金人退師敏遂諷學官起羅織屏斥還鄉紹興二年廷對極意盡言無所顧避有司惡其直授富川主簿憲董弅聞其名檄讞六郡獄復命兼賀州學事

學故有田舍法罷歸買馬司登請復其舊守曰買馬養士孰急登曰買馬固急矣然學校禮義由出一日廢衣冠之士與堂下卒何異守曰抗長吏耶曰天下所恃以治者禮義與法度爾既兩棄之尚何言守不能奪卒從之攝獄事有囚殺人守欲奏裁曰陰德可為登曰陰德豈可有心為之殺人者死而可幸免則被死之寃何時銷滿秩士民丐留不獲相率餽金五十萬不告姓名白于守曰高君貧無以養願太守勸其咸受登辭之不可

復無所歸請置於學買書以謝士民歸至廣會新興大饑帥連南夫檄發廩賑濟復為糜于野以食之願貸者聽所全活萬計歲適大稔而償亦及數民校牒願留者數百輩因奏辟終其任召赴都堂審察遂上疏萬言及時議六篇帝覽而善之下六議中書秦檜惡其譏已不復以聞授靜江府古縣令道湖州守汪藻館之藻留與修徽宗實錄固辭或曰是可以階改秩登曰但意未欲爾遂行廣西帥沈晦問登何以治縣登條十餘事告之

晦曰此古人之政令人詐疑不可行對曰忠信可行蠻貊謂不能行誠不至爾豪民秦琥武斷鄉曲持吏短長號秦大蟲邑大夫以下為其所屈登至頗革而登喜其遷善補處學職它日琥有請屬登謝卻之琥怒謀中以危法會有誣琥侵貸學錢者登呼至面數琥聲氣俱厲叱下白郡及諸司寘之法忿而死一郡快之帥胡舜陟謂登曰古縣秦太師父舊治實生太師于此盍建祠祀之登曰檜為相亾狀祠不可立舜陟大怒摭秦琥事移

𦔳浦丞康寧以代登登以母病去舜陟遂創檜祠而自為記且誣以專殺之罪詔送静江府獄舜陟遣健卒捕登屬登母死舟中藁葬水次航海詣闕上書求納官贖罪帝閔之故人有為右司者謂曰丞相云嘗識君于大學能一見終身事且無憂上書徒爾為也登曰𠀤知有君父不知有權臣既而中書奏故事無納官贖罪仍送静江獄登歸葬其母訖事詣獄而舜陟先以事下獄死矣事卒昭白廣漕鄭鬲趙不棄辟攝歸善令遂差考試

摘經史中要語命題策閩浙水災所致之由郡守李仲
文即馳以達檜檜聞震怒坐以前事承旨編管容州漳
州遣使臣謝大作持省符示登登讀畢即投大作上馬
大作曰少入告家人無害也登曰君命不敢稽大作愕
然比夜廵檢領百卒復至登曰若朝廷賜我死亦當拜
敕而後就法大作感登忠義為泣下奮劍叱廵檢曰省
符在我手中無它語也汝欲何為吾當以死捍之鬨不
棄亦坐鐫一官登謫居授徒以給家事一不介意惟聞

朝廷所行事小失則嚬蹙不樂大失則慟哭隨之臨卒
所言皆天下大計後二十年丞相梁克家疏其事以聞
何萬守漳言諸朝追復廸功郎後五十年朱熹為守奏
乞襃録贈承務郎登事其母至孝舟行至封康間阻風
方念無以奉晨膳忽有白魚躍于前其學以慎獨為本
所著家論忠辨等篇有東溪集行世
婁寅亮字陟明永嘉人政和二年進士為上虞丞建炎
四年高宗至越寅亮上疏云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

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夢章聖取宗室育之宫中此天下之大慮也仁宗感悟其說詔英祖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奔迸藍縷僅同民庶恐祀豐于昵仰違天監太祖在天莫肯顧歆是以二

聖未有田鑾之期金人未有悔禍之意中原未有息肩之日臣愚不識忌諱欲乞陛下于子行中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并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為南班以備環衛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帝讀之感悟樞密富直柔薦之紹興元年召赴行在以其言宗社大計也既入見復上疏曰陛下輙迹所環六年于外險阻艱難備嘗之矣然而二聖未還金人未滅四方未靖

者何哉天意若曰天祚宗德太祖不私其子而保之不

幸姦邪誤國而壞之將使嗣聖念祖思危而後獲之乃

所以申其永命也臣誠狂妄去歲上章請陛下取太祖

諸孫之賢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誤蒙采聽赦而不誅

茲蓋在天之靈發悟聖心為社稷計非愚臣之所及也

伏望宣告大臣行之它日皇子之生使之退處清閒不

過增一節度使爾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章聖之慮自然

孝弟感通兩宮田蹕澤流萬世改令入官擢監察御史

時相秦檜以其直柔所薦惡之諷言者論寅亮匿父喪不舉下大理鞫問無實猶坐為族父冒占官戶罷職送吏部由是坐廢

宗汝為字師禹豐縣人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闔門遇害汝為思報國家及父兄之讎建炎三年金人再至謁部使者陳邊事遣對行在髙宗嘉納特補修武郎假武功大夫開州刺史奉國書副京東運判杜時亮使金時劉豫節制東平丞相吕頤浩因致書豫汝為行次壽春

遇完顔宗弼軍不克與時亮會獨馳入其壁將上國書宗弼甚怒刼而縛之欲加僇辱汝為一無懼色曰死固不辭然銜命出疆願達書吐一辭死未晚宗弼顧汝為不屈遂解縛延之曰此山東忠義之士也命往見豫汝為曰願伏劍為南朝鬼豈忍背主不忠於所事力拒不行乃至京師瀕死者數四豫僭號汝為持順浩書與之開陳禍福勉以忠義使歸朝廷豫悚而立曰使人使人使豫自新南歸人誰直我獨不見張邦昌之事乎業已

至此夫復何言即拘留汝為然以汝為儒士乃授通直郎同知曹州以誘之固辭遂連結先陷于北者凌唐佐李亘李儔為心腹以機密歸報朝廷唐佐等所遣僧及卒為邏者所獲汝為所遣王現邵邦光善達朝廷皆官之紹興十三年汝為亡歸作恢復方略獻于朝且曰今和好雖定計必背盟不可遽弛時秦檜當國置不復問獨禮部尚書蘇符憐之為言于朝換宣教郎添差通判處州高宗憶其忠特轉通直郎汝為遂上丞相書言用

兵之道取勝在乎得勢成功在乎投機女真乘釁取契丹之銳梟視狼顧以窺中原一旦長驅直擣京闕升平既久人不知兵敵彼得投其機而速發由是猖獗兩河以成盜據之功既而關右河朔豪傑士民避地轉鬬從歸聖朝將士戮力削平羣盜破逐英雄百戰之餘勇氣萬倍田思曩昔痛自懲悔人人扼腕切齒願當一戰加以金人兵老氣衰思歸益切是以去歲順昌孤壘力挫其鋒方其狼狽逃遁之際此國家乘勝進戰之時也惜

乎王師遽旋撫其機而不發遂未能殄滅醜類以成恢復之功今聞其力圖大舉轉輸淮北其設意豈小哉所慮秋冬復肆猖獗兀朮不死兵革不休雖欲各保邊陲安可得也今當乘去歲淮上破賊之勢特降哀痛之詔聲言親征約諸帥長驅直擣某月日各到東京協謀併力以俘馘兀朮為急又言兀朮好勇妄作再起兵端所共謀者叛亡羣盜而已去夏諸帥各舉金人奔命敗北之不暇兀朮深以為慮故為先發制人之動所恃者不

過自能聚兵合勢料王師以諸師分軍爾今計其步騎不過十萬王師雲集其衆數倍合勢刻期並進戮力何憂乎不勝若以諸師難相統屬宜除川陜一路專當撒離喝權合諸師為兩節制公遴大臣任觀軍容為宣慰之職往來調和諸師使之上下同心左右戮力則勢既合不為賊所料矣不然分軍出陳蔡直擣東都賊必首尾勢分復以重兵急擊然後以舟師自淮繇新河入鉅野澤以步兵自洛渡懷衛入太行山以躡其內舟師入

鉅野則齊魯揺歩兵入太行則三晉應賊勢雖欲合而不分亦難乎為計矣久之有告汝為于金人以蠟書言其機事者大索不獲尋知南歸檜將械送金人汝為變姓名為趙復徒歩入蜀汝為身長七尺踈眉秀目望之如神仙楊企道者遇之溪上企道曰必奇士也款留之見其議論英發洞貫古今靖康間離亂事歷言之企道驚遂定交假僧舍居之檜死汝為曰朝廷除此巨蠧中原恢復有日矣企道勸其理前事汝為慨然太息曰吾

結髮讀書奮身一出志在為國復讎收還土宇頗為諸
公所知命繆數奇軋于權臣今老矣新進貴人無知我
者汝為能知死期嘗祭其先終日大慟將終神氣不亂
汝為倜儻尚氣節博物洽聞飲酒至斗餘未嘗見其醉
或歌或哭涕淚俱下其容蜀也史載之邵博字文亮臣
李燾相得甚歡趙沂王京魯闕氏先楊寀惠疇經紀其
喪事三十二年其妻錢莫知汝為死詣登聞鼓院以狀
進詔索之不得隆興二年其子南強以汝為之死哀愬

于朝參知政事虞允文錢端禮以聞特官一子有忠嘉集行世

論曰高宗播遷復有苗劉之變此何時也鄭㲄王庭秀正色立朝以爭君臣之義顧不韙哉仇悆愷悌君子遺澤在民易曰王臣蹇蹇高登有焉婁寅亮請立太祖後為太子能言人臣之所難言而高宗亦慨然從之君仁而臣直乎宗汝為歸自金國論事切直與寅亮俱迕秦檜一則誣以罪譴一則逃遁以死於乎怖矣

宋史卷三百九十九